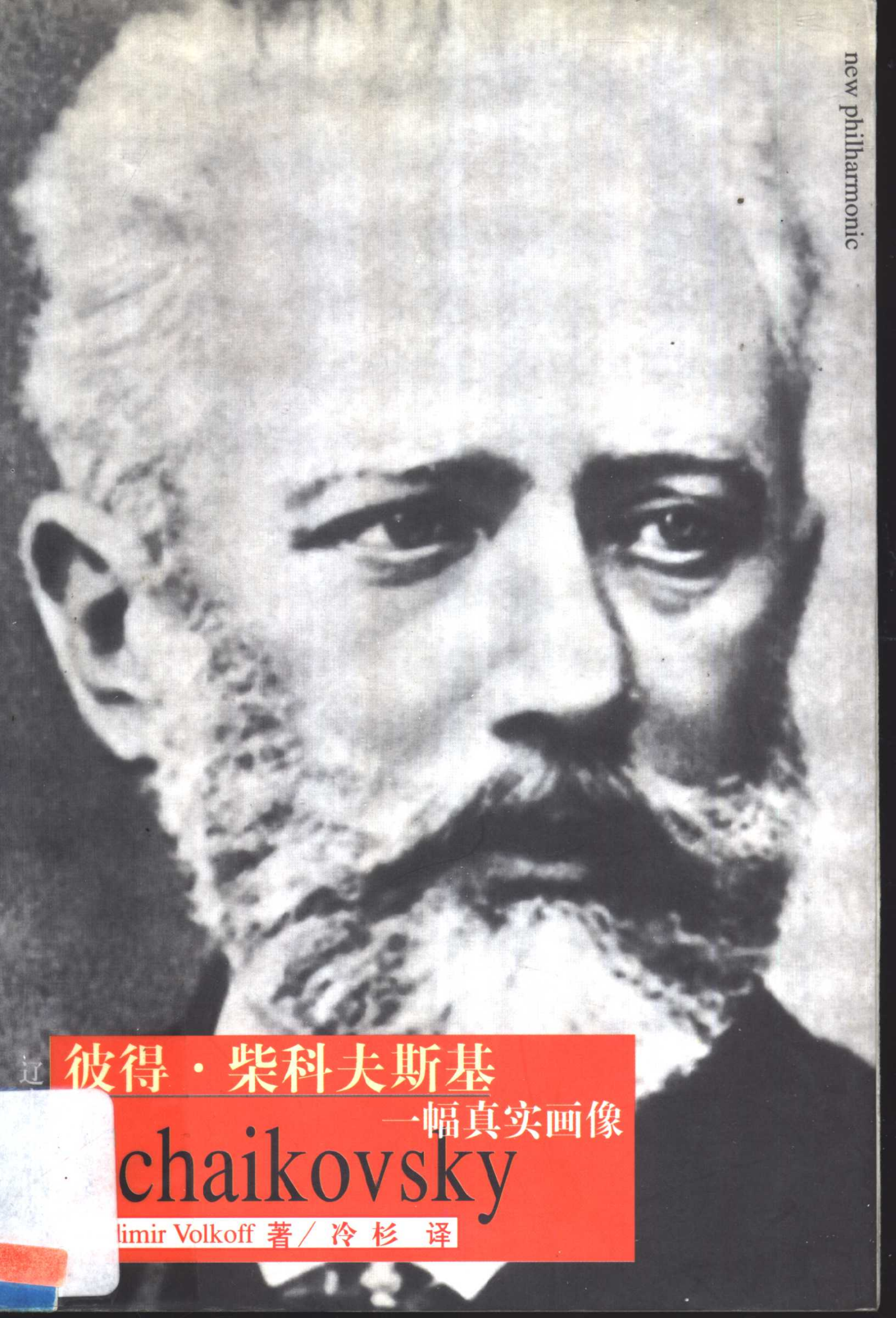


new philharmonic



彼得·柴科夫斯基

一幅真实画像

chaikovsky

limir Volkoff 著 / 冷杉 译



彼得·柴科夫斯基

——一幅真实画像

Tchaikovsky

Vladimir Volkov 著 洪彬 译

16779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柴科夫斯基：一幅真实画像/（法）沃尔科夫著；冷杉译．—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10

ISBN 7-5610-4065-2

I. 柴… II. ①沃…②冷… III. 柴科夫斯基-传记
IV. K835.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288 号

本书由 Editions L'Age d'Homme 授权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 Portico Inc. 代理版权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址: <http://www.lnupress.com.cn>

E-mail: mailer@lnupress.com.cn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65 千字 印张: 15.875

印数: 1-8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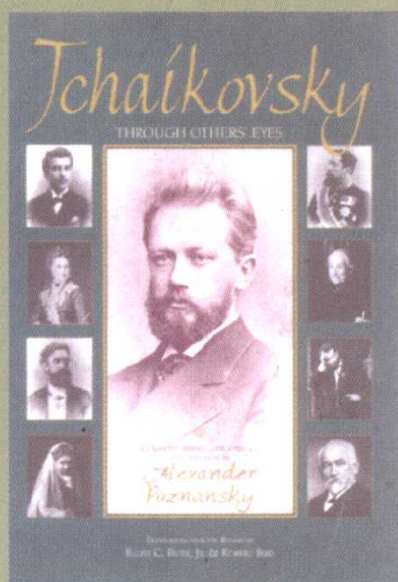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特约编辑: 屈庚喜

封面设计: 新爱乐工作室

定价: 28.00 元



这个如此可爱的人其实是没有私生活的，也没有过心上人、孩子、居室、财产以及所有把一个艺术家和他周围的人联系起来的東西；他把这些都抛弃了，包括他的生命。为的是追求不朽的音乐.....

特别致谢：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音像部

目 录

第一章 柴科夫斯基传奇

1. 柴科夫斯基特殊在哪里？	3
2. 传记种种	7
3. 他是个歇斯底里的俄国人吗？	19
4. 原始资料	22
5. 传略	25

第二章 柴科夫斯基其人

1. “我都乐糊涂了”	35
2. “捕捉无法接近的美”	38
3. “我厌恶杂乱无章地生活”	40
4. “亲爱的朋友，请不要拒绝这个合理的要求” ...	44
5. “我要去玩风筝”	54
6. “使我放下工作的唯一途径”	61
7. “朱庇特不喝酒那还算什么朱庇特？”	63
8. “不适于让淑女阅读”	67
9. “我像以前一样健壮”	72
10. “处在发疯的边缘”	76

11. “我的神经能量需要发泄到极限”	83
12. “请原谅，我更爱我自己”	89
13. “泪如雨注”	96
14. “恕我冒昧”	100
15. “死亡”	110

第三章 柴科夫斯基与他人

1. “小狗是造物主的宠儿”	123
2. “作父亲的权利”	125
3. “不把他当仆人，而是当朋友”	130
4. “没有比人心更难以捉摸的了”	140
5. “对陷入困境的人怎能见死不救？”	154
6. “人怎么能离群索居呢？”	162
7. “赞不绝口”	172
8. “别忘了称我贵族”	194
9. “难道勇敢和效忠已不复存在？”	197
10. “我是俄国人，彻头彻尾的俄国人！”	210
11. “学会热爱上帝”	218

第四章 柴科夫斯基的隐私

1. “使女人发狂”	239
2. “这个女人坑苦了我，可是……”	249
3. “我讨厌那个未知美人”	260
4. “可怜的女人”	269

目 录

5. “我承认自己是罪人”	286
6. “她凶狠地报复了我的罪恶行为”	298
7. “我的女友将听懂我的音乐”	314
8. “我那善良的守护女神”	325
9. “耻辱与厌恶”	335
10. “另一类型的桃色事件”	349

第五章 柴科夫斯基及其事业

1. “美术馆是最好的地方”	371
2. “我们大家都有的美感”	378
3. “他们在莫扎特面前黯然无光”	396
4. “清新的气息”	411
5. “我不属于任何流派”	416
6. “永远忠实于自己”	422
7. “像个辛勤劳作的鞋匠”	433
8. “发自我心灵深处”	454
9.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477

附表一 柴科夫斯基家谱	491
-------------------	-----

附表二 柴科夫斯基年表	493
-------------------	-----

如果说我注定要获得声誉
它也将是迈着坚实的脚步姗姗来迟

一个艺术家大可不必介意同代人冷漠的目光
而应该执着追求下去
把自己的全部心声都倾吐出来

——柴科夫斯基

第一章 柴科夫斯基传奇

1. 柴科夫斯基特殊在哪里？

如果有人为历史名人组织一场比赛，选出谁的传奇同本人的实际情况相距最远，那末拉斯浦丁^①无疑会摘取桂冠，而圣女贞德^②和柴科夫斯基大概会并列第二。政治上的考虑可以解释贞德和拉斯浦丁为什么会获得这项本身就模棱两可的“殊荣”，而柴科夫斯基的入选就全凭他自己了。怎么会呢？原因何在？他特殊在哪里？

人们注意到，柴科夫斯基的第一个独特之处，是至今仍有一股缠绕着他的大名的感情氛围。可以说，他是个谁都得用委婉措辞谈论的人。酷爱他音乐的人谈起他就会兴奋得发抖，大多数他的评论家也会带点歇斯底里地对他说短道长。列举统计数字来证明他的知名度，这毫无意义，这些评论家似乎因为他太有名气而指责他。但是举几个例子，看看这些喜怒无常的评论家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恐怕还是有益处的。

来到当今的资深音乐爱好者中间，会时常听到一种

① 拉斯浦丁（1871 - 1916），俄国僧侣和政治家。

② 圣女贞德（1412 - 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唤起法国民族精神抗英，被烧死。

说法；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人们在年轻的时候才爱听，“而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有些人宣称：“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像麻疹，人们通常只在青春期结束的时候染上一回，过后就会摆脱它的，”（伯温语）。一位法国评论家说他是个“为温泉疗养地创作的作曲家”。他的副题为《冬日的梦幻》的第一交响曲被有些爱取笑的评论家说成是“梦幻太多，冬日太少”（汉森语）。塞萨尔·居伊^①在尽兴享受了他的《第二交响曲》并开列了一长串形容词（如：太脆弱、可怜、粗糙、平庸、幼稚、浮华、卑微）之后，下结论道：“交响曲的结尾是怎么批评都不过分。”有位先生还板着面孔宣布：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发出恶臭（汉斯利克语）。然而，他说的敌视的话正好适用于自己，这已是没有争议的了。

这些批评家甚至在情绪好的时候也不禁要夸大其辞。在他们眼中，《“悲怆”交响曲》的谐谑曲乐章不过是“一股凶恶的力量在诱发‘悲怨的柔板’中那近乎自然主义的绝望之前的一次爆发”（米歇尔·霍夫曼语）。他们发现柴科夫斯基对听众和乐队怀有一种“其实是病态的责任感”（汉森语）。当然，在判断柴科夫斯基作品中的某些成分到底是壮丽还是可笑这点上，是找不出意见一致的专家的。

^① 居伊（1835—1918），俄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俄国“五人团”成员之一。

现在来谈另一个话题。我发现“Vulgaire”（英文是“Vulgar”——译者）这个形容词有一段颇为壮观的历史。批评家们不但对柴科夫斯基音乐中哪点“Vulgaire”、哪点不“Vulgaire”众说纷纭，而且还对这个词本身的多义性视而不见，因此在使用它时意义往往大相径庭。一位评论家指出，《意大利随想曲》“从字义上讲是 Vulgaire 的，也就是说它很流行”，（着重号为译者所加，下同——译者）但它“仍不失为一部让任何音乐家听来都不会感到乏味的作品，尤其是对那些不会搅乱他最后两部交响曲中的庸俗低级的假悲伤气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R.W. 伍德语）；这里就取了 Vulgaire 的另一个词义。另一位评论家承认，《第三弦乐四重奏》的末乐章是“大众化的”；他是说这个末乐章同“肺病患者式的”音乐无关（汉森语）。第三位评论家愤慨地指出，“Vulgarité^① 这个词已被当作“贬义词”使用，致使他听到“Vulgarité”这个词后会马上联想到“低级下流、不正派”，但他却在柴科夫斯基的“Vulgarité”里面看到了“一种欧洲本土语言（即不受拉丁语影响的纯民间语言——译者）在音乐上的对等应用，里面既有当地小溪的潺潺声，也有来自遥远异乡的美如《圣经》英译本的声音”（E. 布洛姆语）。第四位评论家大概不会搞错，他思忖：“这些批评家是从这样一个空想出发的，既艺术的价值美既然是深刻内容的

① 法语，Vulgaire 的名词形式。

体现，就必然同难以捉摸和不可企及的成分相联系；所以，一切立即给人以快慰、被人马上接受的成分正因为如此也就是低级的了。”他接着下结论道：“指望一个尽管有这样那样缺点，但仍是既不庸俗也不低级的人写出庸俗或低级的音乐，那是毫无道理的”（M. 库伯语）。

换言之，围绕柴科夫斯基的不仅有一层感情的氛围，他还成了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议论的牺牲品。“在所有作曲家中间，唯有他的音乐不会给音盲带来任何困难，但却给内行树立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困惑的形象”（R.W. 伍德语）。看看下面的现象你会感到很有趣：评论家们，尤其是传记作家们，在写序或前言时，总是枉费心机地论证柴科夫斯基是怎样成为一位并不伟大但受欢迎、或既伟大又得人心的作曲家的；而那些受不了他的主要作品的音乐行家在倾听他那些十分精致的音乐小品时，又是如何从中找到一定乐趣的。

但诗人和作家就不那么矜持了。托尔斯泰在聆听《第一弦乐四重奏》时毫不难为情地涕泪交加；契诃夫“酷爱”柴科夫斯基的音乐；阿浦赫亭（Apoukhtine）^① 建议作曲家把“一切评论界的败类都碾碎在您的光荣旗帜之下”；于连·格林（Julien Green）^② 听了一辈子《悲歌》，对塔蒂娅娜写给奥涅金的那封信（见柴氏歌剧《叶甫根

① 阿浦赫亭：生卒不详，俄国诗人。

② 于连·格林（1900-？），出生在法国的美国作家。

尼·奥涅金》——译者)读得心醉,说里面充满了“二十岁少女对心上人的那种柔情似水的痴恋,以及夜的魅力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强烈冲动”。他补充说,尽管自己生性矜持,但有时仍要“情不自禁地”倾慕这位把爱情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的音乐家。

那种出于世故的考虑而抵制柴科夫斯基魅力的企图似乎在很多人身上都有表现。但是说真话,在作曲家或职业音乐家身上就见不到这种表现。汉斯·冯·彪洛夫^①就崇尚柴科夫斯基的乐思,说它们“崇高,有力,新颖”,还认为他具有“最优美的风格,其中处处隐藏着他的创作意图和表现技法”。温桑·丹第^②狂热地崇拜他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古诺^③曾推举柴科夫斯基作为法兰西艺术学院的院士候选人^④,但那次他落选了;不久以后昂勃鲁瓦斯·托马斯^⑤再次荐举了他,这次他以三十五票对三十二票当选。德彪西似乎很喜爱他的头三部交响曲。圣-桑很赞赏柴科夫斯基的“动人魅力和横溢

① 汉斯·冯·彪洛夫(1830-1894)德国钢琴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

② 温桑·丹第(1851-1931),法国作曲家。

③ 古诺(1818-1893),法国作曲家。

④ 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候选人。是法兰西艺术学院而非赫伯特·温斯托克断定的法兰西学院。后者只涉及文学,且只吸收法国公民。——原注

⑤ 昂勃鲁瓦斯·托马斯(1811-1896),法国作曲家。

的才气，他那耀目的才华，使人眼花缭乱的技法和他的艺术的精妙”。德沃夏克在欣赏《叶甫根尼·奥涅金》时感到自己“仿佛被带到了另一个星球”。马勒^①促成了《奥涅金》和《伊奥兰特》的上演。弗雷^②——谁怀疑他赞成过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是“低级下流的”这种观点来着？——把自己的两首作品寄赠“大师”，并表达对他的“最崇高的敬意”。李斯特在先听了数首当代作品之后，又聆听了柴科夫斯基的一阕小品，听完后他直截了当地大声说：“这才听到音乐了！”李斯特还把《奥涅金》中的波兰舞曲改编成钢琴曲。斯特拉文斯基^③是位真正多愁善感的作曲家，他认为柴科夫斯基不仅是最富于俄罗斯味道的音乐家，而且是音乐历史上的大家之一。他在论述舞剧《森林中的睡美人》时写道：“我欣喜若狂地看到一部那样率真的作品上演。它在人们大都丧失了单纯、天真和自然的本性、却仍要在其艺术中追求朴拙、‘简陋’和自发的这个时代问世真使人耳目一新。柴科夫斯基的纯真天性没有泯灭，他最高限度地拥有这三项才能。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毫无顾忌地放开了手脚作曲，而那些循规蹈矩、自视高雅的学究却接受不了他那率直明快毫无造作的音乐语言的缘故。柴科夫斯基驾驭了旋律的艺

① 马勒（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

② 弗雷（1845—1924），法国作曲家。

③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国作曲家。

术……他的旋律的质量时高时低吗？这对我无关紧要。事实是，他是旋律的创造者，是罕见的奇才……而且他的音乐鉴赏力又是多么独特啊，涉及古今内外！他敬仰莫扎特、库伯兰^① 格林卡、比才，这就使人不会对他的鉴赏力的高深产生任何怀疑。”

至于我，我不是内行，也没觉得有必要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说些赞美之词（我尤其不欣赏《黑桃皇后》）。说到我的音乐爱好，说真的，听到比他的作品更庄严古朴的音乐会使我感到更加愉快一些。比如蒙特威尔弟^②的牧歌，贝多芬的四重奏，拉漠^③的歌剧。我也认为柴科夫斯基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主要作曲家之一。但我对他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他的音乐。我觉得，我只有写到这里，承认一个事实才最合适。

假如柴科夫斯基活到九十五岁的话，我也许会正坐在他的膝盖上叫他“彼得伯伯”呢。他会发现我很可爱，倒不是我小时候真的可爱，而是因为他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很可爱。他会把一、两首钢琴小品题赠给我，我也能像别的名人那样奉献点儿“回忆伟人”之类的文字；不过这样的回忆我不会有太多，因为那时我还不满三岁。事实上我只有不多的史料可供公诸于世。不错，我的曾

① 库伯兰（1668—1733），法国作曲家。

② 蒙特威尔弟（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

③ 拉漠（1683—1764），法国作曲家。

(外)祖母是他的嫡亲堂(表)妹,或者说他的(外)祖父和我的曾(外)祖父的爷爷是同一个人。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我成为柴科夫斯基的研究权威。然而我还是为能有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亲戚感到愉快。假如因此我被那些“红眼病”打成势力眼或附庸高雅什么的,那就算我活该倒霉吧。正因为我们有点亲戚关系,才促使我读了几本关于他的传记。

其余的已经由传记作家们解决了。

一种新的兴趣在我身上油然而生。也许是我比西方广大读者更多疑一些吧,或许是我比他们更有点资格和多些资料吧,我竟然发现了一大堆谬误和臆造……这就是我打算写这本书的经过,也说明了我认为写一部新传记不会没有裨益的理由。



纳杰日达·彼特洛芙娜·波洛霍甫斯
钦科芙妮·柴科夫斯基,作曲家的表姊
妹,本书作者的曾祖母